

我家厨房的窗台上，摆着一束干花。每次下厨看到这束花，我都情不自禁弯起嘴角。这束花是女儿送给我的生日礼物。之前做小女生的时候，她喜欢给我做明信片，上面写满肉麻而甜蜜的话，再配上独一无二的插图，有时候还辅以私人定制的装帧技术，一页一页翻开，恰似满树好花开。自从女儿入读初中后，我就很少收到她卡片了，只因她开始拥有罪恶而美好的金钱。我去年生日，她索性直接给我买了一束花。

她是放学后买的花，那天非常冷，她怀里抱着花，小脸被风吹成花。少女花光有限的余额，体面地送出了生命中第一束花。

这束花，长长久久留在了我家，和我一起，囿于昼夜、厨房与爱。

花与花的命运不同，正如人和人的命运迥异。前几日，我照例在万航渡路进行饭后巡游。路遇一束花，遗落在人行道，如同弃儿般可怜巴巴。那花依然娇艳，似刚从枝头剪下，却迷失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。它们的终点可不该是地上。我正欲救起这束弃花，见一白衫丽人先我一



上海街头的饅，中间薄边沿加厚，定义了我对饅的认知。在新疆，刷新了认知。在乌鲁木齐大巴扎的一个饅品店门口，一长溜地排放着刚出炉的各种饅，墙头题字：牛奶饅、黑饅白饅、羊排饅、皮芽子饅……十几个品种。嵌着点点深红色的是玫瑰饅；红橙黄绿撞色的是蔬菜饅……哇，这么多啊！店员说：“这只是基础款。”

游走新疆各地，总能遇到甜咸酥脆、厚薄不一的饅。饅是新疆的魂，空气里飘扬着饅香，游走南北，一路闻香一路饱餐。在吐鲁番见识了最大的饅坑，在库车品尝了最大的饅。库车饅，大而薄，用料简单却最上口，享有“饅中之王”美誉，是诸多饅品中我的最爱。看制饅大叔跪趴在坑边，将一张张薄如蝉翼的面饼压出花纹，用饅托“啪”“啪”地贴进饅坑。大叔说，我们

起初她是对普拉提动了心，感觉不费脑子，又能练到核心。试听了几堂课后，暗暗被价格惊到了——普拉提是有些轻奢的。难怪朋友圈里常晒课堂照的，是那些有闲也有钱的朋友。她对普拉提迷恋不舍，再去那间工作室张望时，发现旁边开着家陈旧的舞蹈教室。于是约了一节中午的爵士舞试听课。一小时跳下来消耗的卡路里比普拉提多。看看价格，恰好在预期内。虽然爵士比普拉提贵费脑子，但她愿意“搞搞脑子”，人到中年，需要运动让日渐僵硬的肢体和脑子活络起来。

她以前也跳舞，在家对着游戏机里的Just Dance跳，还会去世界舞台比赛，但真正站在舞蹈教室里，才发觉那体验是家中无法复制的。整墙的大镜子，环绕的音响，还有一同上课的陌生人之间那不言而喻的、微微较着劲的气氛。看见旁人扭腰

健康

步弯腰持花，试图将花束置于邮筒脚下，然而花束到底还是没能靠上邮筒，女子只好将花移到贴近邮筒的地方，以免路人践踏。我不由得多看了那女子两眼，她苗条清雅，略带出尘的仙气，是我最喜欢的那一挂。我痴望了一会儿她的背影，这才捡起花束，置于邮筒顶端。曾经蓬勃的、舟渡世人的邮筒下方，顿时开出一小片粉色的海。感觉到有人在看着我，一转眼，见路边立着的一位银发阿婆，仿若从童话或动画片走出来，正对我慈悲而笑。

这束花奔的花的魂魄，在绿色邮筒上得以存续。它虽然没能装饰一间房屋，但却装点了个寂寞的邮筒。物亦有灵，何况花还有魂魄。两个被遗忘的待在一起，心碎可以除以二吧，也算是寂寞人间的相互慰藉了。

说到慰藉，我的记忆之河漾起柔波。我想起久远年代的一种花。那花见风就长，再平凡不过，但我却觉得它们魔力很大。我才疏学浅，不会如古人为这种花作赋，但特意为此种尤物写出一篇童话《魔力花》，献给我一直不能忘记的一位仙子般的老人。这种花学名凤仙花，也叫指甲花，也有地方叫桃红。因为叫指甲花，我写出以此花染指甲，染红的指甲可为镜像，从中呼唤

出最思念的故人，或去往天堂的猫，或其他性灵之物……如此，彼此思念着的两位，便能在指甲上得以重逢。瞧瞧，我是个多么渴盼团圆和重逢的人啊。可惜，那个种满凤仙花的院子如今已经荒芜，那个给小女孩的我染红指甲的老奶奶，再也看不到了。

每个人心中都开放着属于自己的花吧，而每朵

库车的小麦日照时间和生长周期较长，所以特别香。刚出坑的饅，金灿灿的，麦香焦香一起扑鼻袭来。好大好圆的一个，目测直径半米有余，捧在手里像捧了个满月，心生欢喜。忍不住撕一块放嘴里，热乎乎地外酥内软。冷却后，竟也嚼劲十足。回沪后余情未了，从库车网购了几回。

“花样饅华”

饅耐储存、携带方便。古代商人赶着骆驼穿越沙漠，几个饅就着几口茶，开出了一条丝绸之路。没有一只胃能逃出饅的“侵袭”。唐僧记录“见当地土炕烤饼，厚者盈寸，薄者如纸，皆香”；林则徐留下“村村绝少炊烟起，冷饼盈怀唤作饅”诗篇；王蒙感叹道：“润我饅兮，渠水长流，逝者如斯，无夜无昼。”饅品据说有二三百种，一方水土一方饅，每一品都是一种地域风貌。人们将美好祝愿揉进面团，成就“花样饅华”。

能扭出那么多细节，她心里也绷起了一根弦。她想起疫所广司的电影《谈淡情，跳跳舞》，里面的交谊舞老师是草刈民代演的，气质非常好。如今她也有了自己的观察对象——那位教爵士舞的年轻老师。或许是00后，总是卡着上课时间进教室，像韩国BLACKPINK的成员一样那么腰肢纤细，头发蓬松。她不禁回想自己读书时，永远是老师早早候在讲台。时代果真不同了。一节课程六十分钟，通常只教三十秒左右的舞段。在舞蹈的世界里，一切以“八拍”计量。老师把音乐速度放到0.8，动作分解开来，像树懒的慢放镜头，原来慢下来也不算太难。舞蹈课的最后一分钟，用来录完整视频，有的学员还会要求录独舞，她非常害羞，但后来也就鼓起勇气录了独舞。

不如跳舞

陈睿映

孩子考试偶尔失手时的懊恼；明明练习时动作谄熟于心，一到跳舞视频那一刻，心里一紧，脚步就乱了。同事中有位极爱跳舞的，一周辗转两个舞房，跳足六节课。那位前辈点拨她：“别光记动作，要沉到音乐里去。动作差一点没关系，卡住拍子就好。”还提醒她：“去买身跳舞的行头吧，感觉就对了一半。”她笑着想，还是不了。平日上班，总不能穿得太嘻

“凡是过往，皆为序章”，是目前非常流行的一句话。其语言表述和结构，文言气息浓重，恐怕会令许多人以为它是哪个中国古代圣贤遗存的金句。恰恰相反，它的原始出处，大概率是莎士比亚作品《暴风雨》第二幕第一场里的一句台词——Whereof what's past is prologue。

《暴风雨》(The Tempest)，莎翁晚期创作的传奇剧，略相当于中国古代神怪小说。在我看来，它几乎就是一部结局皆大欢喜版的《哈姆雷特》。

为什么说“大概率”？道理在于“说有易，说无难”——我们无法完全了解莎士比亚之前或之后，是否有人说过更接近这句台词语的话；还有于它毕竟是译文，译者难免各行其是，各呈其妙，举例说：《莎士比亚全集》两位翻译名家朱生豪(1912—1944)和梁实秋(1903—1987)，前者把它译作“以往的一切都只是开场白”，后者把它译作“以往的只算是序幕”，两者意思基本一致，行文略有差异。

然而，相比“凡是过往，皆为序章”，朱梁所译，未必称善——人家八个字，便把意思和盘托出，并且朗朗上口，非常好记，显示时至当

代，文言尚具魅力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单独拈出“八字诀”，文绉绉，语感特别棒；把“八字诀”放在整篇中，则难免突兀：朱梁用的是标准白话文，若“白夹文”，不够纯粹了。尽管如此，“八字诀”利于流通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那么，“八字诀”是谁的发明？遗憾，我不得而知。

迄今，莎翁作品在中土的传播路径，经专家考证，厘清程度可称近于完善，其中，林纾(1852—1924)厥功至伟。1904年，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魏易口译、林纾笔述的《吟边燕语》，即兰姆姐弟根据莎翁原著编写的《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》(Tales from Shakespeare, 1807)。问题是，林不像朱梁那样径直对接莎翁原著，而是接了“二手货”：经莎翁—兰姆姐弟—魏易三度创作，然后自己又发挥或改造一通，《暴风雨》中金句(Whereof what's past is prologue)，自然被弄丢了。

兰姆姐弟《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》，通俗易懂，英国人只要具备小学文化程度，阅读应该不成问题；与之相应，一百年来通过译

者中介，中国小学生也能像英国小朋友一样毫无障碍地了解莎翁作品。可是，一百年前呢？《吟边燕语》对于不谙“之乎者也”“唐宋八家”者，无疑设置了阅读壁垒。

在莎翁和兰姆姐弟笔下，《暴风雨》的剧名友好任何读者，只是，如此“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”，在力倡作文必须“雅洁”的桐城派殿军林纾眼里，当然不屑啦。他别出心裁，起了个《颶引》的剧名，极易让普通读者蒙圈。就事论事，“颶引”两字倒是颇含剧透意味及开宗明义的好处——颶，指大西洋海域生成的强热带风暴；引，古汉语中有牵引、裹挟之义。总括起来，其意象为：一场颶风引发的重大状况。用我们熟悉的话术说：“时代中的一粒灰，落在个人头上，可能就是一座山”。

七夕会

哈，她觉得任何运动，负担越少越能坚持下去。现在的她，趁着午休时间，走到舞蹈教室，脱下外套，里头是家常的棉毛裤和旧T恤，一样跳得开怀自在。跳完吃个热狗回公司上班。自从开始跳舞以后，她觉得一天过得好快，上午要确认中午的课是否开课，中午赶去上课，音乐响起的时候，什么都不必想，只需跟着节奏，把身体交给八拍，一个恍惚走神可能就跟上动作了，下午还要记得约下次课的上课时间。原来把自己安排得明明白白是这么充实的感觉。今天她又约了课，吃早饭时，女儿忽然问：“妈妈，你今天要上的舞蹈课预习过视频了吗？”她一愣，这不正是她平日里面问女儿的什么话——问女儿有没有预习过功课。孩子果然是父母的镜子。她有一种被反将一军的感觉。蛮好，所以不如跳舞。

凡是过往，皆为序章

西坡

者中介，中国小学生也能像英国小朋友一样毫无障碍地了解莎翁作品。可是，一百年前呢？《吟边燕语》对于不谙“之乎者也”“唐宋八家”者，无疑设置了阅读壁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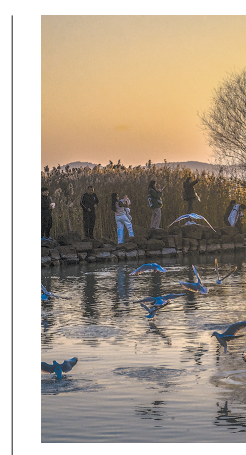
在莎翁和兰姆姐弟笔下，《暴风雨》的剧名友好任何读者，只是，如此“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”，在力倡作文必须“雅洁”的桐城派殿军林纾眼里，当然不屑啦。他别出心裁，起了个《颶引》的剧名，极易让普通读者蒙圈。就事论事，“颶引”两字倒是颇含剧透意味及开宗明义的好处——颶，指大西洋海域生成的强热带风暴；引，古汉语中有牵引、裹挟之义。总括起来，其意象为：一场颶风引发的重大状况。用我们熟悉的话术说：“时代中的一粒灰，落在个人头上，可能就是一座山”。

且看林纾的一节译文：“大海之中有荒岛一，岛中居人，则发秃齿危一衰翁也，名曰泡司柏鲁。有女曰米兰达，风神绝世。米兰达随父大隐时，仅数岁，舍其父外，无接见第二人者。居为山洞，分数区为堂室，一为翁书室，积书满

簇可爱的紫色小花来。单是想一想植物抽枝开花的过程，就很令人神往啊。“朋友，就算你只有一个巴掌大的花园，哪怕花圃一到可以忽略，你也得知道，你脚下踩的是什么。只有这样你才能意识到，即使天空再美丽，也远远比不上你脚下的这块土地。”我最喜欢的捷克作家卡雷尔·恰佩克在《园丁的一年》的话，每次都让我恨不得每分钟都脚踏实地。

换个有露台的房子，很有必要啊。

过长期人工选育、杂交改良的“后来者”。“妈妈，那块空地上那些小苗，是不是番茄秧？”我指着不远处问。“是的，你爸前几天下雨前翻了那块地，没想到我还没想好种什么，自己又长出来那么多。”妈妈说。“那这些种子哪里来的呢？”我有点疑惑。“谁知道呢，可能是前几年那里也种过番茄，没摘完的几个烂在泥里的；可能是你吃了番茄，通过施肥把种子带过去的。”妈妈认真地分析着。“什么，你的意思是这颗种子已经在我身体里‘轮回’过了？这么顽强吗？”我几乎惊呼。母亲从不拔除这些“天赐的秧苗”，只稍加照料，它们便奋力向上攀缘，开出鹅黄色小花，最终挂满累累红果。DeepSeek说：“番茄种子在土壤里竟能休眠二十年之久，而且野生植株生命力更顽强，因为它们经历了自然选择的过程——只有最强健的种子才能存活下来。”当人类还在执着追寻童年滋味时，土地早已给出了答案：生命不息，奋斗不止，唯有努力活着才是最终答案。那些被深埋的种子终将以最原始的姿态重获新生——生命自会找到出路，恰如记忆深处的酸甜，永不褪色。



夕照冲山岛 方忠麟 摄

周末去娘家，妈妈带我去菜园摘瓜果。雨后，一串串还未成熟的小番茄挂满了枝头，几滴雨挂在果子上显得晶莹剔透，几个半熟的大番茄在绿叶间泛着暖红的光。妈妈说：“今年雨水多，这番茄结得不少，你看那个大的，还没红就要烂了。越来越不会种番茄了。”

“记得小时候的番茄，指尖稍一用力便能揉破薄皮，酸甜汁水瞬间流淌。”我拿出手机边拍照边说。“你们小时候没有这种小番茄，都是大番茄。那时忙，也没怎么照看，但太阳一晒，总会有大大小小

斗的小番茄”薛莺



夕照冲山岛 方忠麟 摄

簇可爱的紫色小花来。单是想一想植物抽枝开花的过程，就很令人神往啊。“朋友，就算你只有一个巴掌大的花园，哪怕花圃一到可以忽略，你也得知道，你脚下踩的是什么。只有这样你才能意识到，即使天空再美丽，也远远比不上你脚下的这块土地。”我最喜欢的捷克作家卡雷尔·恰佩克在《园丁的一年》的话，每次都让我恨不得每分钟都脚踏实地。

换个有露台的房子，很有必要啊。

七夕会

哈，她觉得任何运动，负担越少越能坚持下去。现在的她，趁着午休时间，走到舞蹈教室，脱下外套，里头是家常的棉毛裤和旧T恤，一样跳得开怀自在。跳完吃个热狗回公司上班。自从开始跳舞以后，她觉得一天过得好快，上午要确认中午的课是否开课，中午赶去上课，音乐响起的时候，什么都不必想，只需跟着节奏，把身体交给八拍，一个恍惚走神可能就跟上动作了，下午还要记得约下次课的上课时间。原来把自己安排得明明白白是这么充实的感觉。今天她又约了课，吃早饭时，女儿忽然问：“妈妈，你今天要上的舞蹈课预习过视频了吗？”她一愣，这不正是她平日里面问女儿的什么话——问女儿有没有预习过功课。孩子果然是父母的镜子。她有一种被反将一军的感觉。蛮好，所以不如跳舞。